

波兰是怎样阵痛的？

(Bo Lan Shi Zen Yang Zhen Tong De?)

读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

(G. W. Kolodko “*Cong Xiu ke Dao Liao*”)

韩德强

(Han Deqiang)

合上《从休克到治疗》，我陷入了深思。这是前波兰第一副总理、财政部长，被称为波兰改革总设计师的科勒德克的著作。从思想倾向上说，我对科勒德克并无好感。但通读全书，我感到科勒德克思想和政策实践至少是真诚的。对于波兰人来说，拥有科勒德克是他们不幸中的万幸。

苏东剧变一晃已经 11 年了。剧变以前，东欧特别是匈牙利经验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思想源泉。但剧变以后，中国对这一地区的报道显著减少。普通中国人大多数只知道这些所谓东欧中亚国家正在接受休克疗法治疗，正在经历新生前的阵痛，而且随着众多的媒体一次次地乐观预期，一次次地盼望着它们复苏和增长。然而，情况似乎并不太妙。要不然，怎么可能设想俄罗斯最先进的核潜艇自动沉入海底呢？怎么可能设想莫斯科电视塔燃起大火呢？

但是，究竟这一地区是怎样阵痛的？阵痛之后是母子平安，保子不保母，保母不保子，还是母子双亡呢？作为与这一地区的沾亲带故的中国人，都在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关心着。就象等候在产房外的丈夫，只听着产房里不时传出痛苦的呻吟，器械的撞击，医生的争吵，护士一次次地出去取血浆，却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现在好了，产房里出来了一位主刀大夫，以医学专家的身份详细地来介绍手术过程，说明病人的情况了。更吸引人的是，这位大夫在结束自己的手术后，又比较了其他 24 个产房里的手术过程。科勒德克卸任波兰财长后，到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门做高级访问学者，利用世行的有利条件掌握了其他 24 个转轨国家的经济运行指标以及历年政策，融个人亲身实践、理论分析与统计数据于一炉，写出了《从休克到治疗》一书。

按照科勒德克提供的材料，波兰是所有转轨国家中情况最好的一个。以 1989 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数为 100，1998 年时波兰是 119，即比 1989 年增长了 19%，是超过 1989 年总产值的二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斯洛文尼亚，103.4）。其他主要国家分别为，俄罗斯 52，乌克兰 38，白俄罗斯 65.7，保加利亚 65，匈牙利 95.2，罗马尼亚 80.7。平均值是 73，其中东中欧 99，独联体各国 57。仍然用生孩子作比喻的话，波兰也许可以比作保子不保母，而俄罗斯却恐怕接近母子双亡了。

何以如此？科勒德克介绍，波兰的相对成就并不是休克疗法的成功，恰恰是抛弃休克疗法的成功。1989 年到 1992 年期间，波兰也曾实行休克疗法，其结果是生产大幅度下降，通货恶性膨胀。此后波兰开始反思并抛弃休克疗法，实行渐进但又综合而坚定的改革，对政府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仔细设计新的法律和制度，经济开始有了缓慢而切实的回升。这正是科勒德克大显身手的时期（1994-1997 年）。

尽管如此，休克疗法已经给波兰乃至整个东欧中亚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科勒德克写道：“在现代社会里，即使受到自然灾害、当地军事冲突的打击，也没有哪能一个国家的产量像东欧和前苏联各共和国那样下降得如此剧烈。整个地区在转轨的前7年里已整整丧失了1/3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另一个7年里也不可能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20世纪后半期最坏的情况：乍得在1960-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而俄罗斯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同一记录。”“现在，人们对工作的寻找已经替代了过去对商品的寻找，买商品的长龙已为寻找工作的失业长龙所替代，而在业工人的福利，由于工作的不稳定，更是大大地恶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当局为了使公众支持改革，一味地伪造统计数字。仍以波兰为例，1990年公布经济衰退只有温和的-3.1%。而“实际结果是，波兰衰退幅度是预计的4倍（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为政府所否认。）”为什么政府要推行这样一场使绝大多数公民遭受洗劫的改革呢？为什么执政者明知后果严重仍然一意孤行甚至要伪造统计数字呢？科勒德克的回答十分发人深省：“这是一场在政府计划与社会预期之间、在国际组织的压力与国内忍受紧缩调整方案的能力之间、在公开争论的真理与谎言之间以及在政坛上厮杀的善意与恶意之间的一场特殊的心理游戏。问题不在于智力是否足以得出正确结论，而在于统治精英们没有政治义务去这样做。有时，对政治精英们来说，不知道这些真理比知道这些‘邪恶’的真理对他们更合适。也就是说，统治精英们并不总是热切地想知道他们所支持的政策真实后果，因为真理会使他们的自信变得不那么舒服。这不是智力方面孰是孰非的争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统治者的利益将首先得到满足，然后，在某种程度上，才有可能考虑其他的利益团体。”

不知道科勒德克在波兰的处境如何，他这段论述很显然是要得罪在休克疗法中的暴富阶层的。但是，科勒德克相应地也得到了普通波兰人的支持。他出任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一职期间，抑制波兰新贵们的权力，更广泛地吸收社会各阶层参与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使社会经济得以从恶性破坏中复苏过来，充分地展现了科勒德克的人格和智慧，也为转轨经济学发现了一线光明。

当然，科勒德克远比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冷静。他知道产权私有化的同时还需要有保障私有产权发挥作用的政府和制度，自由贸易必须渐进，稳定货币的政策首先带来的并不是储蓄的增加，而是资本的外逃。基于这些理由，他谴责“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个机构都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是针对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各国的沉重债务而形成的。其实质是要求债务国所作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出售国有企业，削减社会福利，使产业结构调整为出口导向，以便使各国的财富能用于归还债权国银行。说得不好听一些，华盛顿共识其实是黄世仁们逼迫杨白老们做长工、卖女儿的共识。在东欧剧变后，华盛顿共识又被推荐为转轨的药方，成为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科勒德克认为，华盛顿共识肯定“是与统治阶层、支持它们的媒体以及某些利益团体的政治利益相一致的。当怀着‘明天更美好’的强烈愿望的社会大多数，正倍感上当受骗的时候，那些相关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们却迅速地使他们自己的境遇变得更好起来。”

但科勒德克也并非完美无缺的。事实上，他和休克疗法的权贵们享有同样的市场崇拜情结。他想当然地赞美中国转轨的成功，乐观地憧憬市场经济波兰的美好未来，而对波兰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位置却所虑甚少，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内在的风险预见不多。但我愿意相信，像科勒德克这样有社会良心的、善于反思的学者来说，他的学识是会随着时代而前进的。